

抓住机遇 加快向服务业强国迈进

王一鸣

智库头条

当前,全球服务业发展日新月异,呈现出诸多新趋势和新特征。我国服务业发展方兴未艾,正处在全面跃升的关键期。加快发展服务业不仅是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途径。

《服务业创新发展大纲(2017—2025年)》提出了建设服务业强国的战略目标。我们要充分认识全球服务业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征,把握我国服务业发展进入全面跃升关键期的历史方位,通过改革开放推动服务业创新发展,加快服务业大国向服务业强国迈进的步伐。

全球服务业发展呈现新趋势新特征

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三、产业融合化。服务业与农业、制造业之间相互渗透和融合的趋势日趋明显,产品和服务的边界日趋模糊。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关系从一次性购买转变为持续的多次服务,消费者和生产者趋于融合。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业务、组织、管理趋于融合,形成全产业链增值体系。

四、价值高端化。企业生产向研发、设计、标准、供应链管理、营销网络、品牌等价值链区段转移,生产性服务环节在产业价值链增值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供应链、营销网络、服务方式、赢利模式等商业模式创新成为创新活动的内涵。

五、要素知识化。物质形态的要素投入作用越来越小,而凝结了知识、诀窍等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日趋紧密,人力资本取代物质资本成了主导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要素投入的知识化趋势不断增强,促进服务经济成为以知识要素投入为主的生产过程。

六、组织网络化。企业利用生产网络

和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把不同的价值链环节配置到成本相对最低的区位,并对生产网络进行系统整合。生产工序和价值链分工深化,推动产业链与营销网络和服务体系的深度融合,促进企业实现更大空间尺度的资源优化配置。

七、企业平台化。借助于互联网、电子支付技术和现代物流服务,各类平台服务越来越深入地融入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改变了企业的营销方式和人们的消费方式。消费者成为生产活动中心,个性化、体验式、互动式消费蓬勃兴起,促进服务内容、业态和商业模式创新。

八、分布集聚化。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大规模发展,促进知识、信息、人力资本等大规模集聚,促进大都市和城市群成为服务功能的主要集聚地。大都市和城市群由制造中心和生产基地,转换为服务中心和服务功能区,推进服务业快速发展。

九、结构生态化。信息技术与服务

业深度融合,促使产业发展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为主,向以技术密

集型、知识密集型为主转换,低能耗和低排放成为主要特征,使轻型化、生态化成为服务业的突出优势和结构特征。

十、发展离岸化。全球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经贸制度创新,推动服务的可贸易性大幅增强,服务贸易流量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日益提高,服务外包迅猛发展,服务业跨国投资份额大幅提高,服务业跨境转移成为全球产业转移的重点,服务业离岸化发展成为全球化新特征。

与服务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新特征相适应,国际经贸规则关注的焦点逐步向服务经济领域转移。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贸易组织主导的贸易自由化进程受阻,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美欧等发达国家转而推进由其主导的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等谈判,推动国际经贸规则向服务贸易和跨境投资拓展,对成员国的约束从“边境措施”转向“边境后措施”,意欲强化国际规则制定主导权。国际经贸规则加快重构,将对全球服务经济发展产生广泛、深刻的影响。

我国服务业发展进入全面跃升关键期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已基本具备了加快向服务经济转型的经济基础、技术条件和制度环境,服务业发展进入全面跃升关键期。

一、经济发展由中高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国际经验表明,服务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与收入水平密切相关。当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中高收入阶段时,服务业比重随人均收入提高大幅上升,服务业进入加速发展期,逐步成为主导性经济形态。2015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8000美元。按两个翻一番目标,“十三五”时期年均增长6.5%计算,到202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接近1.1万亿美元,接近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这个时期正是服务经济大发展时期。特别是2015年,我国已有10个省(区、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亿美元,这些省份常住人口数量总和超过5亿,为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需求空间。

二、消费结构加快升级。从生活性服务业看,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住”“行”主导的服务消费结构加快向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升级,特别是随着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居民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和人口老龄化加快,旅游、养老、教育、医疗等服务需求快速增长,在消费需求中的占比明显提高;低端基本性消费品比重将逐渐下降,而医疗保

健、交通通信、教育文化等高端享受型和发展型消费比重逐步上升,网络消费、信息消费等新兴消费不断兴起,新型消费业态不断涌现。从生产性服务业看,制造业价值链提升对研发、设计、标准、供应链管理、营销网络、物流配送等生产性服务需求迅速扩大。消费结构加快升级为调整优化供给结构、提升服务业整体水平提供了强劲动力。

三、服务业主导地位逐步确立。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2011年成为吸纳就业最多的产业,2012年增加值超过第二产业,2016年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51.6%,比第二产业高11.8个百分点。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VR)、量子通信等新技术广泛渗透,促进服务领域的新业态、新服务迅速发展,2016年网上商品零售额突破4万亿元,在线医疗、在线教育、网约车等迅猛成长。服务业主导地位的逐步确立和经济服务化趋势加快形成,为服务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四、城镇化水平大幅提升。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6.1%,按照“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预期目标,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0.0%。“十三五”时期要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将明显加快。随着城镇化水平大幅提

升,对生活性、生产性和公共服务的需求大量增加,将推动服务业集聚发展,在大中城市率先形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带动全国加快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

五、人力资本水平明显改善。按照“十三五”规划纲要的总体部署,到2020年我国将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届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将达到10.8年,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主要劳动年龄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人数的比例将显著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明显改善,将有效支持要素投入和价值创造服务化,促进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从而大大加快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步伐。

六、改革开放加快推进。“十三五”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的攻坚期,要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改革,健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体系。到2020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按照“十三五”规划纲要的总体部署,我国将开展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行动,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优化服务业发展环境。体制和政策环境的不断完善,将为服务业大发展和加快向服务经济转型创造更加有利的体制环

从服务业大国迈向服务业强国

各地方违反规定的税收、土地等优惠政策,禁止设置限制服务企业跨地区发展、服务跨地区供给的规定。推广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制度,逐步扩大覆盖范围。

二是扩大开放,增强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服务业具有更广的辐射范围和更大尺度的市场边界,具有更强的网络性和渗透性。要鼓励服务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市场空间,优化资源配置。积极开拓欧美发达国家市场、“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拉美和非洲等新兴市场。支持企业在境外设立研发中心、分销中心、物流中心、展示中心,构建跨境服务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积极参与多边双边、区域服务贸易谈判和全球服务贸易规则制定,积极推进与美国、欧美的投资协定谈判,增强我国在国际服务投资贸易规则制定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三是创新驱动,增强服务业发展内生动力。现代服务业得益于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也是伴随技术、业态、商业模式创新而发展的。要鼓励技术创新和新技术广泛应用,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计划,

在服务业中充分运用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和手段,培育平台经济、分享经济、体验经济等新兴业态。支持发展研发设计、物流配送、采购和营销服务、会展服务、人力资源服务等生产性服务贸易。拓展离岸服务外包业务领域,重点发展软件和信息技术、研发、设计、互联网、医疗等领域服务外包。通过创新发展,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和高品质转变。

四是融合发展,增强服务业转型升级的带动力。发展服务业不仅表现为服务业规模扩展和产业升级,更重要的是支撑现代农业和先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形成相互渗透、融合发展的全产业链生态系统。培育“服务+农业”新业态,支持发展农业营营制、农业创客空间、农业平台型企业等融合模式。鼓励制造业由生产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促进制造企业向创意孵化、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营销网络等产业链两端延伸,拓展服务增值空间,提升产

业价值链。鼓励服务企业向制造业渗透,开展反向制造和反向整合,促进制造业柔性化改造和个性化定制。发挥平台型、枢纽型服务企业的引领作用,培育“平台+模块”产业集群,发展一批产业融合、具有综合服务功能的大型企业集团和产业联盟。

五是优化环境,助推服务业发展迈上新台阶。服务业发展对综合配套环境和基础设施有更高的标准,要求建立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畅通安全的信息传输、充足的人力资本供给、便捷的交通基础设施。要完善互联网、大数据、电子商务等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加快完善网络安全、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保护、互联网信息服务等领域法律法规,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建设规模宏大的服务业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队伍。提升智能化、网络化水平。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健全跨部门合作和协调机制,建立统一的信用信息平台,完善信用激励与联合惩戒机制。(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大咖谈

用好“债券通”这个开放创新的新工具

巴曙松

市场期待已久的债券通于7月2日正式获批,3日“北向通”上线试运行,首日即成交逾70亿元,其市场关注度和交易活跃度可见一斑。市场从初期的巨大热情逐步回归常态之后,更需深入了解和分析这个新的开放渠道,乃至在更高层次上真正理解债券通在推动金融市场开放、金融创新和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金融市场开放的新突破

随着中国金融转型发展持续推进,债券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债券市场的开放也正在成为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的重要推动力。

截至2017年3月末,中国债券市场以66万亿元的存量规模成为全球第三大债券市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公司信用类债券余额位居全球第二、亚洲第一。但总体上看,中国债券市场上的外资参与率还相当低。目前外资持有中国债市的比率低于2%,明显低于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债市开放的平均水平。如果可采取适当的开放举措,吸引更多的外资投资中国债市,在短期内可促进国际收支的流入端改革,提高调节国际收支波动的能力,从中长期看也会促进中国债市流动性的提升。

债券市场更高层次的开放,还能促进监管机构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更为紧密,使在岸的金融基础设施的参与主体更为国际化,中国境内的金融机构也可通过债券通与境外机构投资者产生更为密切的业务联系,这就为中国金融机构下一步更深入地参与海外市场奠定了基础。

金融创新的新平台

要吸引更多境外投资者参与中国债市,需要更为适应国际投资者交易习惯的制度性安排。债券通是与现有债券市场开放渠道并行的一个更有效率的开放渠道,以不同的方式解决了其他开放渠道现存的一些这样那样的投资“痛点”。这一金融创新方面的有益探索值得关注。

在目前的金融监管框架下,中国主要有三条途径供境外投资者进入境内债券市场,分别为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计划、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计划以及三类合格机构直接进入内地银行间债券市场(CIBM)计划。现有的开放渠道主要适用于对中国债市较为了解、能够承担较高的运作成本来参与中国债市的外国央行和大型机构,为数众多的中小机构投资者往往因为不熟悉中国交易和结算习惯等原因而找不到适合自己的投资渠道。债券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出。在债券通的投资渠道下,境外投资者不必对中国债市的交易结算制度以及各项法律法规有很深入的了解,只需沿用目前熟悉的交易与结算方式,这就降低了外资参与中国债市的门槛。同时,债券通的入市渠道与现有渠道并行不悖,可以满足境外投资者不同类型的投资需求,需要加快推进服务业向价值链中高端延伸。

二、服务业整体处于中低端价值链环节。我国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物流配送、人力资源服务等生产性服务在服务业中所占比重总体偏低,服务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高,制约了产业价值链提升,需要加快推进服务业向价值链中高端延伸。

三、服务业国际竞争力不强。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低,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服务行业和服务企业偏少,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在服务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较低,运输、旅游、建筑服务所占比重偏高,服务贸易逆差规模仍在扩大,与货物贸易发展还不平衡。

四、服务业发展仍面临体制机制束缚。服务业发展竞争不充分,电力、民航、铁路、石油、天然气、邮政、市政公用等领域准入限制仍然较多。促进服务业发展的体制和政策环境不完善,发展潜力尚未充分释放。

人民币国际化的新动力

从一些发达经济体的货币国际化进程可以看出,如果没有一个开放活跃的债券市场的支持,人民币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货币。实际上,国际货币的地位主要是以股票市场支撑的,而是更多依托债券市场。2016年人民币正式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占比为10.92%,这就为人民币计价的债券资产带来新的参与主体和资本流量,也相应提升了全球市场对人民币作为全球投资及储备货币的认受性。但是,无论是从人民币在官方外汇储备中的占比,还是在占汇兑交易中的占比等,迄今为止相关数据都远远低于10.92%的水平。这意味着,下一步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推动力,将主要来自于发展国际投资者可以投资的、多样化的人民币计价的离岸与在岸的金融资产,债券通的运行将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新的助力。

金融服务发展的新空间

还应看到,债券通的开通,以及债券通合资公司的平稳运行,对于中国在岸和离岸债券市场的影响十分深远。债券市场作为主要由机构投资者参与的市场,其交易与金融衍生品交易和风险管理需求密切相关,也对评级等专业中介服务的的需求直接相连。可以预计,虽然债券通的启动未必一开始就带动很大的新增交易量,但是由此会带来利率风险管理产品、汇率风险管理产品等交易的活跃,以及与债券相关的评级、信息披露、违约的风险处理等方面的活跃,市场将构建起围绕债券通的交易和结算的生态圈,从而为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发展空间。

从这些角度看,用好债券通这个开放创新的新工具更具意义。(作者系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金融学教授)

本版编辑 梁笑语

邮箱 lilunzhiku@163.com